



最强 联姻

著 —— 苏尔流年

毒舌影后强势升级

腹黑影帝深情告白

一对超强CP·一段势均力敌的爱情

幸好与我不相上下、难分伯仲的那个人是你。

这么美好的你是我的了！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最强联姻

著 ————— 苏尔流年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最强联姻 / 苏尔流年著. — 郑州 : 河南人民出版社, 2017. 9

ISBN 978-7-215-10908-7

(哲思)

I. ①最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3236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: 450002 电话: 0371-65788067)

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9.75

字数 200千字

2017年9月第1版

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6.00元

楔 子

斯人若彩虹，
遇上方知有

46° 34' 39" N, 8° 00' 19" E。瑞士阿尔卑斯山，艾格峰，海拔 3000 余米。

早前出去的一支探险队，有多人失联。恶劣天气影响救援，时间拖得越久，失联者生还的希望越是渺茫。

位于半山的大本营里人心惶惶，都在等待着最后一支派出去的救援队伍能带来好消息。

年仅 19 岁的霍灵均跟随学校的登山队，看着这座欧洲三大险峰之一，只觉得人如蝼蚁。

很快，最后一支救援队回来了。走近时，领队微摇头，霍灵均便明了又是坏消息。

时间一分一秒飞过，一群人面色益发暗沉。就在气氛越来越凝重之际，有一个黑点在苍茫风雪中进入霍灵均的视野。

不止他一个人发现了，一时间大家都振奋起来。回来的，是失联的探险队里的其中两个人。其中一个人背着受伤的另一个人。

这样恶劣的环境里，背队友下山需要坚韧的毅力和出色的能力。霍灵均脸上不由得带了几分敬重。

很快，背人的那个摘掉了护目镜，露出一张十分漂亮的脸。出乎众人意料，竟然是个女人。

一个眸光澄澈坚定，丹唇杏面，极为年轻的女人。

那天的风不比记录在气象史上的许许多多极端天气里的更强，那天的雪虽然疯狂肆虐，可也没有无数灾难片里的雪暴那样凶残。

可那日的风雪从那刻起，吹乱了霍灵均此后余生。

那是他第一次遇见他的妻子，那个在后来的数十年里如树般和他一起枝叶四延、并立共老的顾栖迟。

目 录
Contents

楔子

斯人若彩虹，遇上方知有 001

一

祝你生日快乐

001

二

人或来，人或往

015

三

从我走向你

028

四

以我余生度你

060

五

心动的声音

072

六

仿佛再无来日

085

七

爱是世间灵药

098

目 录
Contents

八
眼前人是心上人
133

九
爱是并肩而立，是为你遮风挡雨
164

十
爱是永不止息
193

十一
以我之姓，冠你之名
218

十二
圆满是你的名字
231

番外
圆月弯弯
282

番外
吹不散眉弯
299

祝你 生日快乐

医院灯光晦暗，顾栖迟总觉得自己的排椅像个冷气制造机。明明是初夏，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却觉得一阵又一阵的寒意爬上脊背，一路爬进她的心底。

手里的那张手术通知单被她攥了一刻钟，早已不再平整。看到通知单上那个力透纸背的签名，她嗤笑一声，落寞和讽意从眼底慢慢渗出来。

通知单上签的是她助理颜淡的名字。多么可笑……

她的名字这些年载着娱乐圈给予的无数荣耀登上过各大纸媒、网媒，可此刻在这个晦暗无光的角落，她却要借用别人的名字，去杀死自己无法出生的孩子。

她将掌心贴在平坦的小腹上，眼睛微闭感受那个胚胎的存在，睁开眼就看到助手颜淡向她小跑着过来。

颜淡一脸要生要死的纠结，顾栖迟已然明白：“上午片场方城摔那一跤，人给摔残了？”

颜淡尽量客观地答：“看他现在爬都爬不起来的样子，应该很严重。”

顾栖迟哂笑：“所以他准备请长假休养，让整个剧组停工陪他躺尸？”

颜淡的声音加上身体都有些颤巍巍：“顾导，他还没死，离死透更差十万八千里，躺尸这事儿存在根本性技术困难……”

顾栖迟狠狠瞪她一眼，淡漠的表情似乎能将整个医院廊道冰封。

“呵。”顾栖迟唇畔的弧度果然更为讥诮，“告诉他，下午无法复工的话，这辈子都别想出现在剧组里了。”

这是要赶尽杀绝？投资方是座大山，顾栖迟也不是矮峰。夹在中间的颜淡有些惶恐，不得不提醒顾栖迟：“顾导，方城是带资进组，而且他的戏份已经

拍了大半，一旦停工……”

颜淡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顾栖迟打断，她丝毫不为所动：“让他带着他的资滚回去好好养他娇贵的金身，免得体力不支日后死在假摔的路上。”

跟了顾栖迟这么多年，颜淡不是第一天见识顾栖迟直接粗暴的说话方式，可还是觉得惊悚。照理说，顾栖迟这种性格在娱乐圈是很难生存的，可偏偏这些年她在圈内地位愈发稳固，甚至率直的性格也成了她的一块金字招牌。她执导的第一部电影，已经传出了一个选角标准就是扛骂。

颜淡这下连墙壁都不敢扶，就差双手合十叫顾栖迟一声祖宗：“顾导，方城和尹半夏搭的戏份已经基本拍完，如果现在换人，尹半夏的档期说不定无法配合重拍，她马上要回美国完成期末考试，这点在签约的时候她的经纪人已经做了说明。”

顾栖迟闻言抬头瞥了颜淡一眼，眸底尽是怒意。人都有规避风险的潜意识，颜淡预见到自己会被虐得哭爹喊娘，很有先见之明地闭了嘴。

方城这个新晋的偶像小生，颜淡有所了解。简言之有靠山，人任性。至于靠山是谁，足够 BBS 八卦版里开扒筑起高楼。

方城带资进组。进组前，瞄上正叱咤影坛的顾栖迟，蓄意接近了几回。颜淡挡回去的来自方城的礼物和邀约不在少数。方城的算盘打得倒精，无非是想得到顾栖迟的垂青，戏里得导演照顾出个彩，戏外再和顾栖迟炒个 CP 扩大知名度……

颜淡想起这堆杂七杂八的事儿就头疼，怪只怪现今这圈子竞争太激烈。礼物挡回去了，可方城贼心不死，他甚至还想挤掉男一的位置，从男二晋升男一。

结果自然是失败了。想打破顾栖迟的原则，简直是活够了。想拉着顾栖迟炒作，那简直是嫌死得太好看。

颜淡觉得方城这人吧，胃口很大，可自身素质太渣，没掂量清自己几斤几两。顾栖迟是谁？影后、票房灵药、新晋导演……她现在的头衔很多。

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顾栖迟有一张明艳且拥有超高辨识度让人过目难忘的脸。颜淡虽然暗地里一直吐槽她毒舌，可也不得不承认，顾栖迟有骄傲的资本。

她既有业内对于演技的肯定，又有各大奖项加持。比得了美，扮得了丑，可唯独难低头。顾栖迟的顽固程度堪比泰山上的巨石。

方城可真是自杀式作死。想搭女导演的顺风车炒作，失败后又蓄意制造事故拖累全组进度。上午片场他在平地里那一摔……倒地的姿势实在虚假得销魂。

连颜淡这样被顾栖迟骂惯了智商有所降低的人，都觉得他那一摔简直是侮辱目击者的智商。放眼整个娱乐圈，很少有人敢挑战顾栖迟的耐心，这个打头炮的新手，既然不成功便只能成死人了。

电影《念念不忘》开机已经近两个月。这是影后顾栖迟转型导演的处女作，加上改编自畅销小说，从选角开始，就备受关注。

顾栖迟要开了方城的消息，在她将那张手术通知单揉烂扔进垃圾桶，赶回外景地的路上，就已经被人捅到投资方的耳朵里了。

制片人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地劝她：“顾导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这演员不能随便换啊。”

顾栖迟只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。

制片人和她合作多次，也算了解她的性子，知道她这是典型的敷衍了事没往心里去。只好继续劝说：“不然我们和编剧商量改下剧本，让他死于非命泄愤？你看是路上走着掉下来一个花盆砸死好，还是喝水被呛死好？”

颜淡坐在保姆车上通过免提听到制片人的话，忍着笑，仔细观察顾栖迟的脸色。正接电话的顾栖迟脸上此刻只写着一句话：你闭嘴最好。

颜淡异常担心顾栖迟毒舌发作，逼得制片人眼泪汪汪地用剩下的生命去怀疑人生，更明白顾栖迟眼下一定懒得继续听这通电话。于是颜淡便主动替顾栖迟接手这通电话，顺带安抚制片人。

制片人比颜淡印象中更絮叨。

他哭诉了半天夹在投资方和顾栖迟之间的悲剧人生，末了对颜淡感叹：“顾导拿到第一个女主角资源的时候，那部电影的制片也是我，那会儿她是多么温柔的一个人啊，温柔得好比风平浪静的太平洋啊！可她现在不说话我都觉得是

黄果树大瀑布啊。”他以一种无限遗憾外加不可追忆的口吻问颜淡，“你老实告诉我，顾导这段时间是背地里丢了男人还是悄无声息地有了？”

颜淡咳了一声，很担心电话漏音，被顾栖迟听到，她瞄了顾栖迟一眼，简单说了两句就火速挂了电话。放下手机，才发现顾栖迟一动不动地盯着她看。

颜淡反省了一分钟，没想起自己哪儿做错了，只好开口试探，“你还有话和制片讲，需要我回拨过去？”

顾栖迟摇头，突然下令：“到外景地之后订个最便宜的生日蛋糕，要简单的，能简陋当然更好，今晚用。”

生日蛋糕？颜淡琢磨了半天，也没想起最近身边有谁要过生日，而且顾栖迟点名订最垃圾的蛋糕，难道是要送给她的仇人膈应对方？

可颜淡琢磨了下，在她的认知中，眼下活着的人里，似乎也没有顾栖迟的仇人，而且以顾栖迟一贯懒于交际的作风，她应该也不至于有这样幼稚的想法。

颜淡摸了摸耳朵，鄙视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

等傍晚颜淡取回蛋糕，顾栖迟也踩点儿勘景完毕。她们刚要上车回城，制片人的电话又追了过来。顾栖迟扫了一眼屏幕，对颜淡说：“你接。”

颜淡顺从地接了起来，制片人的声音一反下午时的哭天喊地，明显轻松了许多。她捂住话筒转问顾栖迟：“制片说晚上投资方之一的远达组了个饭局，问我们要不要出席？”

“不去。”顾栖迟扔了两个字。

颜淡丝毫不意外这个答案，但也没放弃：“制片说投资方对于换角这事儿态度有松动，如果你今晚配合出席，可能就和平解决了。”

顾栖迟打开车门坐进后座，车内光线有些晦暗，可颜淡还是清晰地看到她瞬间黑下去的脸：“我觉得我们还是别去了，大不了就是继续用方城嘛。”

颜淡嘴上这样说，却巴不得顾栖迟马上反驳她，一口应下饭局。

这部电影是顾栖迟执导的处女作，顾栖迟为这部片子付出的心血不止一滴两滴。之前迫于投资方的压力配角选取不合她意，她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妥协。

颜淡快要哭的模样看得顾栖迟眉头紧锁。

事事顺遂那便不是人生。就当怜香惜玉一回。顾栖迟咬牙，最终还是松口，声音清冷：“只此一次，最后一次。”

穿廊雕花，走道狭长，盏盏红灯透出的光晕打在廊柱上。会所的装饰典雅精致，是古朴的中国风。

颜淡送顾栖迟到约好的楼层后，极有耐心地对顾栖迟嘱咐了一番才放顾栖迟进包厢，并且承诺过一会儿就打电话给她制造及时抽身撤退的机会。

顾栖迟一进包厢，制片人就热情地迎上前给她安排座位。房间内的气氛和顾栖迟想象中很不相同，有些过于安静，她甚至从已就座的人的动作中看出些许不自在。进来了就不能随便出去，这尴尬的气氛让顾栖迟骑虎难下。她忍着心理上的不适调动面部表情，微笑着同有过几面之缘的远达副总打招呼，极尽客套。

她扫视一圈，发现整张桌子只有远达副总身旁还空出一个位置。

这架势看起来是还有人要过来……大概来人分量还不轻。她带着疑问看向制片人，正巧见对方笑咪咪地站起身，视线越过她看向她身后。

“霍帅，就等你了。”开门的声音和制片人的声音叠在一起滑进顾栖迟耳朵。

霍——顾栖迟乍听到这个字，便脊背一僵。

霍帅……圈子里，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号。

全无这晚会冤家路窄的准备，顾栖迟此刻很想找个替身演员替自己坐在这里。很快她便听到来人温润清澈的嗓音：“抱歉，刚从纽约飞回来，机场高速有事故，堵车，让大家久等了。”

霍灵均话落那刻，顾栖迟彻底僵在了座位上。制片人的目光这才转向她，嘴角的笑意完全藏不住：“好事，顾导。怕你太激动，没提前告诉你，霍帅愿意加盟我们的片子，替代方城，是不是很惊喜？”

惊是很惊……喜就算了。

制片人看一眼远达的副总，继续笑着对大家说“霍帅一来，哪怕客串几分钟，阵容立马不同。魏总他们也都很满意，同意换掉方城。”

是了，有颜有粉有演技的霍天王加盟她的新片，她这个菜鸟导演大概是该“感激涕零”。

顾栖迟觉得自己眼珠都要瞪出来了，这惊喜来得着实奇妙。想起那张被丢进垃圾桶的手术通知单……她很想要立刻夺门而出。

可现实是，在外人眼里，站在她面前的这个超级巨星，是她圈内的前辈，并且自愿加盟她的电影……N 双眼睛正锁在顾栖迟身上，等她含笑迎接。

可她的声音却如她的面色一样平静，侧身面向“祸端”霍灵均说：“方城接的那个角色是个无情无义、忘恩负义、六亲不认的社会渣滓，霍帅真的不再考虑考虑，坚持要自毁形象参演吗？”

霍灵均微微一笑，昏黄的灯光打在他精致的脸上，似真似幻。他的语调极其温和不具攻击性，狭长的眸子闪着认真诚恳的光，很斯文，很和善，可他越是这般模样，顾栖迟越咬牙切齿。

霍灵均说：“我不介意，我喜欢挑战不同的角色。更何况，我早就想和顾导合作了。”

他单手解开自己的袖扣，慢条斯理地挽起袖子。小臂微弯撑在桌面上，领口大开的白衬衫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，举手投足间尽是祸国殃民的姿态。

顾栖迟看了几秒钟，转而换了一个感激涕零的表情。

“那好，霍帅既然屈尊加盟，我回去一定和编剧商量改下剧本，让这个角色坐拥商业王国，迎娶白富美，指点万里河山。”

制片人在旁边打哈哈：“小顾真幽默。”

他刚说到“真”，顾栖迟的手机就开始欢唱起来。脱身的机会来了，顾栖迟拿起自己搭在椅背上的风衣，立马告辞奔出了包厢。无视身后或灼热、或探究的目光。

走得迫不及待，打死不会回头一般。从上车起，顾栖迟的脸色就别扭得很，颜淡又不敢多问，一路往顾栖迟在城中的公寓安静地开。刚过一个红绿灯，顾栖迟突然发话：“停车。”

颜淡乖乖将车停下，然后她听到顾栖迟发出第二个指令：“下去。”

颜淡闻言火速开门滚下车，随后又看到顾栖迟从后排下车换到驾驶位上，车尾急速一甩连人带车迅速消失在她视线之内。

公寓楼下的地下停车场很空旷。

顾栖迟的两个车位，已经被人占了一个。她下车才看清那个车牌号——HLJ119，和她料想的一模一样。

这世界上把火警号码当车牌招摇过市的人，她只认识一个，更遑论前面那三个缩写字母：HLJ。隔着空气，她的视线和这三个字母、三个数字剧烈碰撞。

不多时，她又折回车上，将颜淡下午取回的那个她一度决定扔进垃圾桶的蛋糕，摔到这辆车牌号很嚣张的跑车挡风玻璃上。

蛋糕糊作一团，挂在跑车前挡风玻璃上有些滑稽、突兀。颜色看起来很是精彩。

顾栖迟想那人看到这一团七彩的奶油，一定会明白她委婉地、诚恳地、真心实意地表达的四字问候：生日快乐。

助理北方有事休假，傍晚是经纪人 Albert 接霍灵均回住所。

“三十几个小时不睡的滋味好受吗？”路上 Albert 不断瞄后视镜，特别好奇霍灵均那张悲喜不明的面具后面到底藏着哪种情绪。

霍灵均怎么听，都觉得 Albert 的话音里透着些幸灾乐祸。路两旁是迅速后退的街灯，霍灵均倚在椅背上，神情萎靡，完全不似包厢内神采奕奕：“再这样明目张胆地挖苦我，小心我开了你。”

Albert 微撇嘴：“是，我怕你，你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我时刻对你感恩戴德。今晚回哪边？”

霍灵均唇一掀：“明知故问，有意思吗？”

Albert 接：“我知道的事儿是有点儿多，杂志拍摄时间协调来协调去才尽早完成赶回来，推掉别的工作帮她协调各路投资方还亲自赶去救火，问题是顾导她知道吗？”

霍灵均刚想说什么，Albert 又状似漫不经心地提起：“貌似连她身边的小

助理都不知道你是她的谁吧？”

霍灵均闻言捏了捏自己的眉心说：“你最近胆子越来越肥了。”

Albert 有些恨铁不成钢：“别说我不仗义没提醒你。你要知道接下那个二手角色有可能在片场被她虐死，顾导最近可是名声在外，片场最擅长骂人。”

霍灵均顿时笑了起来，把 Albert 的话反复回味了几遍，想起顾栖迟之前在包厢里说要改剧本时那表面眉眼微扬，实则内心暗涌要咬人的模样，更多了几分期待。

霍灵均道：“骂人？你对她粉转黑再转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难道不想近距离听听她怎么骂？”

Albert 扶着方向盘的手顿时有些僵，感觉透窗而来的风都在往他身体里灌，整个人凉飕飕的：“我可没霍帅你那么变态。”

他变态？霍灵均笑了。变态说不上，但是秘婚两年了。他打算让世界不日就知道……霍灵均对顾栖迟有意思，闲杂人等少费力去觊觎。他上她的戏，是借机公开两人关系的大好时机。

到地下停车场 Albert 将霍灵均场放下来，就启程离开了。霍灵均进电梯之前，瞥到不远处跑车挡风玻璃上的那一团东西，原本因为疲乏下压的唇角，忍不住再度翘起来。

顾栖迟还真是……三十年如一日的幼稚，一如当年那个用树枝不断戳趴在树上午睡的猫的执着模样。

顾栖迟的公寓在最顶层，单层只有她一个住户。霍灵均上楼之后，象征性地犹豫了几秒，还是决定不敲门直接输密码进去。密码没换，他有些满意。

他换好拖鞋走到客厅，看到顾栖迟盘腿坐在沙发上，膝上放着笔记本，认真地盯着屏幕。

最近的行程很紧，上次他回 N 市，还是一周之前。那个时候顾栖迟在外景地留宿蹲守了半个月，两人不曾碰面。

傍晚遇见时她表现得和他并不相识，此刻的她表现得像是傍晚不曾见过他，

更没有一丝一毫毁他车容的愧疚感。

她只是很平常地指了指一旁矮几上的几个保温桶，甚至都没有抬眼看他：“妈让林叔送来的，你自己看着处理。”

刚下飞机，家里的生日祝福电话便已来过，这件事霍灵均自然知道。

顾栖迟依旧全神贯注地盯着面前那十二寸屏幕。

霍灵均盯着她看了一分钟，才问出口：“我突然参与进你的电影，很生气？”

顾栖迟穿的家居服衣领松松垮垮，肩膀半露，白嫩的肌肤都在他视线之内。

她把目光从笔记本上挪开：“你接什么戏是你的自由，没有理由向我报备。我们一向互不干涉。这次不过有些巧，刚好你无、意、间接了我的戏，工作有了交集罢了。”

“无意间”三个字她强调得实在有些刻意。

她说：“我本来也没确定要换你，即便制片方和投资方的意见如此。你知道我这人做事一向坚持原则，没人真能强迫我。”

顾栖迟顺手把笔记本屏幕转到一个能让他看清的角度：“微博热搜榜里，你要替代方城的消息已经飙到第一位。我发自肺腑地感谢你，友情赞助，为我的处女作增加热度、曝光率。”她突然想起什么，话一顿才接口，“一直是我在废话连篇，惜字如金的霍帅不说两句？”

霍灵均唇一勾，真的配合地说了句：“到时候不用口下留情，我受得了。”

这意思是听闻她嘴毒，他忍无可忍还能再忍？

顾栖迟这下很想将笔记本扔到他身上，不过想想扔过去也无关痛痒，还是作罢：“霍帅真善解人意，极具牺牲奉献精神。那不如说说，想好要怎么死了吗？”

她刻意停顿了一下，浮想联翩的空间够了才补充：“我是说戏里的角色怎么死。”

霍灵均失笑，走过去坐在她身旁：“不是说要改剧本让我迎娶白富美，指点万里河山吗？”

他靠过来，顾栖迟就驮着笔记本往外挪一分。

霍灵均状似无意地伸出手去拿她身后的剧本，很自然地又靠她近了一分，

把她挪远的距离再度缩近。

他紧咬不放让顾栖迟白费力气。顾栖迟咬牙，直接从沙发上跳下去：“对，有疑问，是要改剧本，让你死前大梦一场，绝世美梦。”

她说话的时候，眼里带着星星点点的亮光，有些璀璨，过于明亮。

霍灵均握拳抵在唇畔咳了声。

她从来不知道自己这副模样多有杀伤力。没有观众，她不加遮掩地退避三舍，着急要和他划清界限的模样，他看到都能笑出来。

霍灵均忍了又忍，还是没忍住：“你那电影，难道是恶搞喜剧片？”

顾栖迟原本移回电脑屏幕上的视线再度移到他身上，踢了踢无辜的矮几：“抱着你的保温桶滚远点儿。”

霍灵均自然没让她如意：“妈在电话里特地嘱咐我，看着你喝两碗她精心煲的汤。”

顾栖迟沉默，霍灵均很有耐心地继续说：“不是我的保温桶，至少其中一个你有份。我的良心不允许我独占，我没办法自私地抱着它滚。”

这就是粉丝眼里温润如玉、风度翩翩、体贴温柔的霍帅、霍大神、霍天王？

说得多么冠冕堂皇。顾栖迟咬牙，不能任由自己败下阵来：“那好，桶留下，你自己滚，这是我家。”

顾栖迟放完狠话就去书房审编剧发来的最后几场戏的剧本。

顾栖迟撤退，霍灵均揉了揉下太阳穴，疲惫地躺倒在沙发上。他身形长，占据了整个沙发。久未休息，眸一动，双目顿觉干涩刺痛，这些年的高负荷工作本身不断透支身体，躺下来就觉得难以再度爬起来坐直。只有想到不远处的顾栖迟炸毛的模样，他的心情才能从疲乏中转向晴好。

霍灵均颀长的身躯微微蜷缩着窝在沙发上，自顾睡得昏天暗地。直到次日清晨颜淡到楼下来接顾栖迟，他都没能醒。

顾栖迟盯着他审视了几秒，他微蹙着眉熟睡的模样，更像彼此走进对方生命前，她从屏幕和家人那里听闻来的那个霍灵均。

寡言、冷静。

